

透過鏡頭看人生

林天人

—西方攝影師的臺灣行

湯姆生英國愛丁堡攝影師；一八七二年，湯姆生從廈門搭船抵臺灣，在打狗港登岸；然後從臺南到六龜，旅行途中拍下了一些珍貴的照片。

湯姆生的攝影被譽為早期寫實主義流派的代表人物，他的作品流露一股現在相片缺乏的親切感與深刻。透過他的鏡頭，攝影者和被拍攝的對象，彼此之間有種緊密而堅定的連接。

湯姆生亦將所聞見留下報告，並於一八七七年出版 *The Straits of Malacca, Indo-China and China*。後被譯成法文、德文，其中關於台灣部份，成為西方世界瞭解臺灣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一、為什麼是福爾摩沙？

海島永遠是美麗的，因為它向環繞著它的大海借用美麗和詩意。當它位於陽光普照的地區時，山林濃密，河旁竹林滿佈，熱帶植物繁茂，又更加迷人。這種迷人的景觀在十七世紀時，就已經多次被經過外海的葡萄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也因此博得福爾摩沙之名；不僅本身美麗，他所表示的意念也很美，福爾摩沙真是無以倫比。

——詩人藝術家奎思 (Léo Quesset)

那是一個屬

於探險家的時代；也是西方海權國家挾帶強勢文化向外擴張的時代。這是一處讓西方探險家樂道的世界邊緣；也是一處讓傳統中國視為邊陲的化外之地。郁永河的《裨海紀遊》，記中土人士議棄台，嘗謂：「海外丸泥，不足為中國加廣；裸體文身之番，不足與共守；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，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。」這種說法一直延續至晚清，都有人主張。





十八世紀福爾摩沙船隻



十九世紀台灣北部海岸雞籠港口

雖然幾世紀前，西班牙、荷蘭人及稍後的漢人曾治理過此地；但到了十九世紀，此地內部似乎仍遍地草莽榛狂、鹿鳴羌馳，同時夾帶著粗獷、深沉的神祕。歷史殘留的記憶與渾沌矇昧略帶神祕的境域，誘發西方冒險家嚮往神馳與一探究竟的渴望。

因此，大批西方各種行業，對此地深感好奇的人紛至沓來，其中不乏商人、領事、醫生、海

關人員、傳教士、自然學者、攝影師、記者、民族學者、地理學家、作家、歷史學者、冒險家、水手、油礦工程師、軍人，他們深入台灣各個角落，用各種方式，揭開福爾摩沙朦朧神祕的面紗。對於西方的旅行家而言，尋找一處陌生而放心的地方，同時可以讓他們作不同文化的比較，是他們文化習慣上的渴望；法國著名的記者朗德（Albert

Londres, 1884~1932）的名言：「上船！上船！我帶你們去看各色人種，你們會看到所有的東方人：近東人、中東人、遠東人。」似乎頗能觸及西方人的內心深處。早期的台灣的自然與人文條件，的確提供了滿足西方人動念相當充分的理由。一八七七年，Allen, Herbert]對這個地方的讚嘆，說：「世界上很少地方，能像福爾摩沙把自然地理的某些時期清楚地表現出來」。

(Allen, Herbert J. "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Formosa from Tamsui to Taiwanfu.")

他們走了，也留下大量的報告，成為日後瞭解早期台灣內部的第一手資料。幾世紀的勘察，到底留下多少關於此地的報告，已難統計；總之不下數百上千種。其中來源，如：地理學雜誌、教會公報、學術或半學術期刊、地方性刊物、書籍著作等。寫作人的背景不一，人文素養不同，因此這些作品所呈現的，往往不帶修飾與全然西方觀點的描述；但不同的立場、不同的詮釋

西邊才屬於中國，東邊居住著野蠻人。這個認知在十八、九世紀的報告中亦時有所見。因此，他們感興趣的對象是此地的原住民；同時他們普遍對漢人印象欠佳，在他們筆下此地的漢人，幾

乎都是一副盤剝狡詐的嘴臉。對於原住民的觀感，西方來的訪客很顯然的比漢人包容多了。清代大陸人士記錄來台的多部紀遊中，對於原住民的描述，幾乎都把此地的「番俗」，視為

與中原習俗迥然不同，而需「移風俗，勸教化」云云。如康熙年間郁永河（生卒年不詳）的《裨海紀遊》、乾隆年間黃叔燾（一六八〇～一七五八）的《台海使槎錄》，對於「番俗」都不免有「盱眙渾噩，質勝而野」的批評。（黃叔燾，《台海使槎錄》〈番俗六考〉。此書雍正二年成稿，乾隆元年刊行。）道光年間鹿港、淡水同知曹士桂（一八〇〇～一八四八）也描述此地，說：「渾沌未鑿，面目則人，而心性則異於禽獸者幾希，無懷氏之民與？葛天氏之民與？上古風味，于今親見之矣。」（曹士桂，《宦海日記》校注）大抵中原人士、官吏抵台所見，大都從「教化撫番」的觀點，論述他們對原住民的基本看法。郁永河在《裨海紀遊》提及「能以禮義，風以詩書，教以蓄有備無之道，制以衣服、飲食、冠婚、喪祭之禮，使咸知愛親、敬長、尊君、親上，啓發樂生之心，潛消頑愎之性，遠則百年，近則三十年，將見風俗改觀，率循禮教，



十九世紀台灣原住民生活圖像

寧與中國之民有以異乎？」郁永河的看法是傳統中原視邊陲蠻夷最典型的看法。

但是在西方遊客訪台所留下的報告中，對於原住民的描述明顯帶有同情的寬容，他們把原住民看成「一個血統未知，種族很古老的後裔」，不過「在他們身上，我們發現了一棵善良民族的幼苗」（白尚德（Charal Zheng）著，鄭順德譯，《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》）。但對漢人的批評則略帶嚴格。馮秉正說：「無論他們（原住民）怎樣野蠻，根據中國的幾條格言，我相信他們比中國許許多多最偉大的哲學家更接近真的哲學，在他們當中除了反抗通事，沒有欺詐、沒有竊盜、沒有爭訟，漢人也承認他們是公正的，彼此相親相愛。」馮秉正的印象，似乎影響了數世紀，到了十九世紀，英國人湯姆生（John Thomson, 1837~1921）來台的印象，也會說：「所有的優點似乎代表了他們種族的特性」。

寫作的人僅在自己的見聞留



荖濃溪邊的原住民



平埔族原住民

下記錄，沒有預計卻意外的為台灣早期原住民留下全記錄；像一襲百衲衣拼湊起來的台灣印象。多元的觀點而匯聚起來的台灣歷史，也是這些作品傳世的另一層的涵義。

三、這些人、那些人

福爾摩沙幾乎還是一個關閉，鮮為人知的寶庫，任何藝術家都會非常高興到那邊去探索，並且找到上千個繪畫的題材。

——歷史學家哈特（Imbault Huart）

一五四二年，當葡萄牙的水手從海上遙望台灣，脫口驚呼

「福爾摩沙」(Ilha Formosa) 後，台灣在東亞事務上，從此處於繁忙而被多方覬覦的對象。從十六世紀的中葉起，台灣島嶼逐漸出現在西方人所繪製的地圖上。台灣島的外形，從最初將台灣視為島鍊不正確的描述到大致無誤的描繪，其中的摸索是經過一批批的訪客，付出難以估算的代價。

一五九七年，Hernando de los Rios 雖已繪出完整的臺灣島，但是流傳不廣，僅供葡、西王室的參考。一六二五年，Jacob Noordeloos 從台灣海外海描繪第一幅海圖；一六二六年，Jansz 的台灣海圖在歐洲引發一陣重繪台灣島圖的旋風，著名的 Johannes Vingboon 的臺灣地圖，就以此為藍本；一七一四年，傳教士以現代經緯度實際測繪的第一張台灣內陸地圖等。隨著西方所繪台灣地圖在歐洲的風行，台灣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印象也大幅地提昇；訪客也因此一批批絡繹於途。

在眾多的造訪者中，英國人湯姆生 (John Thomson, 1837~



原住民埔平龜六

1921) 在台所留下的聞見記錄，最引人入勝；他的報告略帶淡淡的人文色彩，是其他勘察報告中所缺乏的。四十多張觀察細膩與用心深刻的相片，令人不由自主注目凝視。湯姆生在台時間不算長（一八七一～一八七二），探

訪的地區也不算廣，卻留下西方人到台灣最早的攝影照片。湯姆生的旅台是他遠東行程中的一段，因此所述見聞並不長。關於他抵台的第一印象，在他出版的報告中，如此描述：「一八七一年四月，我搭船從廈

門出發前往台灣，同行的是在台灣府（台南）擔任醫療牧師的馬雅各（Dr. J. Maxwell, 1835～1921）醫生。船隻於下午五點啓航，次日清晨，我們經過澎湖群島。……我們最後駛進這一帶唯一的狹窄岩灣打狗港（高雄），並於岸邊兩英哩的地方定錨停泊。……此刻海象險峻，就算是登陸小船要靠岸也顯得危險，於是馬雅各醫生和我決定由名為「鴉片」的中國嚮導來帶領，因為我們相信以他對當地的了解，定能安全地將我們引領上岸。當我踏上打狗城，立即為這熱帶景物所吸引，棕櫚的身影不禁讓我回想起馬來群島上的村莊，但很明顯的是這裡沒有回教徒或馬來人。抵達傳道站時，我們受到熱誠的歡迎，居住於此的李麻牧師（Rev. Mr. Ritchie, 1840～1879），提醒我們有關這化外之地的規矩。」（《風中之葉：福爾摩沙見聞錄》）湯姆生有幾幀照片在說明當時的打狗港，這是他對台灣的第一印象。湯姆生的文字一如

他的鏡頭，描景極為寫實，如透過鏡頭觀看外在事物；而他的攝影取景動靜之間，力求逼真，作品中呈現拍攝者冷靜深沉地觀察所處的環境。

湯姆生較重要的行程，是從台南出發一路向東，縱走月世界到六龜山區。整段旅程裡，以寫實攝影的手法，拍攝了四十幾張西拉雅平埔族生活為主的照片。這些最早記錄平埔族生活的圖檔資料，成為日後台灣史學者和攝影工作者研究的題材。在湯姆生以人物為對象的相片中，觀者可以感覺攝影者和被拍攝的對象，彼此之間有種緊密堅定的信任感；這些作品流露出一般現在相片缺乏的親切感與深刻。

一八七一年，攝影技術處於起步階段；湯姆生攜帶了笨重的大畫幅相機；這種相機結構為兩個直插式的木質暗箱。木箱裡置放一個調節距離的鏡頭，其間伸縮由皮腔連接而成。前面的木盒固定鏡頭，後面的木盒裡，放置一只類似軟片功能的磨砂玻璃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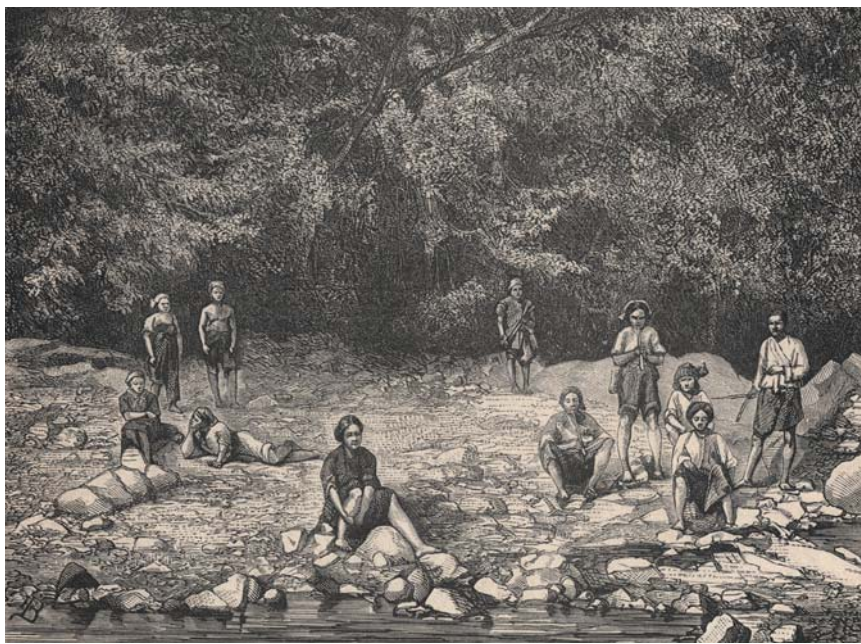
十九世紀的打狗港灣



片。整座相機的器材甚為繁重，僅玻璃底片就有好幾箱重（一直到一八九〇年，美國人伊士曼·柯達才發明膠捲軟片）。玻璃底片隨時需保持恆溫，避免過熱變

質。在他報告中說：「經過四個小時的休息，我們再度於黎明前動身，繼續我們的歸途。經過一個晚上的檢查，我的照片沖洗過程大致令人滿意，唯一的缺點是

這兒的水質略呈鹼性，幸好我帶中國醋來，可以使藥水變為酸性。在回程攀登第一座山峰準備掠取美景，這時身體卻突然感到相當疲憊，希望能就地躺下休



溪邊小憩的平埔族原住民



十九世紀平埔族原住民的茅舍



打獵的平埔族

湯姆生被譽為早期寫實主義攝影流派的代表人物。以人道主義的觀點來描述沿途的所見所聞；再配合深刻寫實的攝影，成為早期台灣最真實的記錄。他所探訪的六龜路線，先後有必麒麟（W. A. Pickering）、馬雅各（Dr. J. Maxwell）、拉圖許（La Touche）等人探訪過。每個探訪的人，都有他們的專業背景及不同的角度來詮釋沿途的見聞。

配合本院「黎民之初——院藏臺灣原住民圖檔文獻展」，特選幾幀本院新入藏的湯姆生在台拍攝原住民生活圖片配合展出；這批圖片係湯姆生在台拍攝後帶回歐洲刻成版畫行世的作品。

息，但我們時間所剩不多，入夜前必須再趕二、三十里路，更何況還要不時地停下來拍照。」這樣的行程、這樣的裝備與這樣傳世的作品，毋怪乎湯姆生在十九世紀旅台的西方訪客中有他的歷史地位。



原住民捕獵息之茅屋